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七

甲

○居室下

鄰里附

律詩三十八首

乙

廣
印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

朱曰以白茅覆也

緣江路熟俯青郊

趙曰謝玄暉和

徐豫曹詩結軒青謂
蜀地最宜種○鄭曰檜五來切○師曰廣韻王篇無此字恐刊誤也原叔言此木不材只可充薪又云淮蜀地最宜種不知有何所據

籠竹和煙滴露梢

朱曰竹有籠筆名○趙曰檜林籠竹正川中之物○鄭曰籠力鍾切蜀有以鍾寥空宇內所

籠竹暫止

朱曰作下○鄭曰慢

飛鳥將數子頻來語

朱曰揚雄傳有田區世以農桑爲業袁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或朝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朝左太冲詠史詩寂寂揚子宅門無鄉相輿橐

比揚雄宅嬾墮

朱曰作慢

無心作解嘲

朱曰揚雄傳有田區世以外居處偏近常吟游焉○鮑曰上元元年歲次庚子公年四十九在成都劍南節度使裴冕爲十成西郭浣花溪作草堂居焉所謂主人爲卜林塘幽是也

前注以主人爲嚴武非○趙曰綠楚辭屈原有卜居一篇故得倚以名詩公又有卜居一篇則在夔州也

卜居

朱曰屈原作卜居一首原往太卜鄭詹尹家上已宜何所居因述其詞成都訖草堂寺府西七

里浣花亭三里寺極宏麗有名僧履空居其中杜甫外居處偏近常吟游焉○鮑曰上元元年歲次庚子公年四十九在成都劍南節度使裴冕爲十成西郭浣花溪作草堂居焉所謂主人爲卜林塘幽是也

浣花流

朱曰作之

水水西頭

朱曰浣花溪名

鄭曰在成都

幽

朱曰主人嚴武也○趙曰主人謂地主或所館置之人不可指爲嚴武也

已知出郭少塵事

朱曰

梁張縝答常願卜居幽僻屏避謳塵○修可曰陶淵明云開居二十載遂與塵事冥

無數蜻蜓齊上下

朱曰誰與銷愁

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

朱曰作入

小舟

朱曰

蜀有萬里橋在浣花之東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是得名乘興欲倣王子猷月夜泛舟謁戴安道也故有下句山陰王子猷所居之地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

朱曰公築居院花里在萬里橋之西萬里橋事見卜居詩注

百

花潭水即滄浪

朱曰成都記杜貞外別業在百花潭臺猶在

風含翠篠娟娟靜

綠簷媚新蓮

雨裏紅蕖冉冉香

朱曰謝靈運詩占詩娟娟新月躰冉冉也

衆多之兒選詩

厚祿故人書斷絕

朱曰言交態薄也杜元凱云柔條紛冉冉祿故交音書斷絕晚進小子不足與言它其如子何

憇饑稚子色淒涼欲墮溝壑唯

踈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朱曰公以狂自隱爾舊史言公於成

伊蕩蕩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趙曰將欲填溝壑而死矣却惟只是踈放而不管此其所以爲狂也非嚴武過之而不冠

之意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廻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

下

趙曰謂百花潭也

賈客船隨返照來

鄭曰賈公士切行曰商坐曰賈

長路關心

悲劍閣

朱曰劍門也閣棧道也○趙曰回念其初來蜀時道路之難也○鄭曰梁益記劍門山勢連絡限蜀爲阻閣棧

片雲何意

朱曰一作事又云行雲幾處○趙曰事字一作意不若事之使也

王師未報收東郡

馬曰渭州

城闕秋

生畫角哀

趙曰成都改爲南京文君貴猶處今海安寺故公自住得稱城關

江村

二字貫串

清江一曲抱村流

朱曰後漢巴郡南郡蠻注清江縣水色清照十丈分砂石蜀人見鑿清因名清江○

趙曰此言浣花溪之澄清也舊注以為清曲縣却是杭州矣

長夏江村事事幽

朱曰沈佺期詩

相親相近水中鷗

朱曰妻比臣夫比君某局月至六月也舊注引沈詩誤矣

自去自來

朱曰一作歸

堂上鶯

針作釣釣

朱曰此言事事清幽也○師曰妻比臣夫比君某局直道也封本全直而敲曲之言老臣以直道成帝業

而幼君壞其法稚子比幼君也此天罰禁登之說也或說妾妻以比楊妃稚子以比禪山蓋禪山爲妃養子綦局天下之喻也妃欲於天下私禪山故禪山得以邪曲包藏禍心此說爲得之雖然甫之意亦不如比老妻稚子乃甫之妻子甫其肯以已妻子而託意於淫婦人與逆臣哉理必不然如進艇詩云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則將何所比况乎此皆村居與妻子適情以自樂故形之詩詠皆若託意於草木鳥獸之類不宜區區於穿鑿也

多病所湏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朱曰何一作無

一室他鄉遠

朱曰一作老後漢陳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空林暮景懸

巴蜀來多病

朱曰成都記其西即隴之南首故曰隴蜀以與巴接復曰巴蜀○趙曰巴與蜀相連之地也

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

荆蠻去幾年

朱曰一作千荆蠻荆楚也詩謂之蠻荆太史公得漢古文春秋乃知中國之虞與蠻荆句吳元

弟也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

王粲故宅也○師曰暮景謂晚照也其影倒懸於林梢甫以避寇駢馳來蜀遂成肺疾荆蠻去幾年竟欲適荆楚厭蜀崔叶之亂不知幾年得云也昔王粲依劉表卜居峴山下後人呼爲王粲宅宅前有井呼爲仲宣井甫之此室殆王粲宅之比也

田舍

田舍清江曲

朱曰一作上

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地僻嬾

衣裳

蘇曰穆政林居地僻見客衣裳亦懶吾雖夜歸如此不識客意如何

擗柳枝枝弱

鄭曰

擗柳

正作拒切柳居許切名柳木

枇杷樹樹香

朱曰擗柳木名枇杷果名

鷺鷥西日照曨翅滿

漁梁

朱曰鷺鷥水鳥也蜀人以之捕魚○趙曰陶侃母貢其爲漁梁吏而寄鄰

爲農

錦里煙塵外

朱曰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外必不好故命曰錦里公居在近郊無氛埃故云煙塵

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

朱曰一作墜

輕花

余曰

呂氏童蒙訓曰五言詩第三字要響音如此一句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爲二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十

宅從茲老爲農去國賒

朱曰頌延年詩去國還故里幽門檣蓬蓽曲禮大夫上去國君去其國○

遠也。遠慚勾漏令

鄭曰文陞邑

不得問丹砂

朱曰晉葛洪傳其字稚川從祖

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其鍊丹秘術悉得真法以年老欲鍊丹砂以期選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砂帝從之

西郊

時出碧雞坊

朱曰漢郊祀志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遣王褒持節而求之故成都有碧雞坊一事有二第四曰碧雞坊

西郊向草堂

朱曰成都記草堂寺符西七里

橋官柳細

朱曰成都記市橋所破之處○鄭曰酈元水經注益州西南石牛門曰市橋○趙曰按樂史寰宇記云

江路野梅香

趙曰市橋江路於成都府載市橋在州之西

地傍架齊書帙看題減

朱曰一作檢

藥囊無人競

朱曰一云覽與一云覽皆草堂所經之

往

鄭曰介甫云下得覺字大好君作與遂爲一篇之病

踈懶意何長

趙曰荆公本作覽來往甚善余嘗讀

村夜

肅肅風色暮江頭人不行

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

胡鵠何多難樵漁寄此生

蘇曰梁革曰衣冠我非敢苟甘苦生於漁樵中盡此天年

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蘇曰臨風默含情

草堂即事

荒村建子月

趙曰肅宗上元元年歲在辛丑於九月壬寅大赦去尊號又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爲歲首以

牛所達根爲名今公作此詩以紀著事蓋有遺失後用之所考信者矣獨樹老夫家

趙曰王褒送葬詩云平原

圓沙蜀酒禁愁得

鄭曰禁居吟切

無錢何處賒

水檻遣興二首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

趙曰無林不謂之村惟其無材所以眺望可賒賒者遠也

澄

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

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蜀天常夜雨

尹曰蜀雅州常多陰雨澆曰漏天

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

密衣乾枕席清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涓涓

酒深憑送此生

到村

碧澗雖多雨

珠曰謝玄暉詩銅陵映碧澗石磴寫紅泉

秋沙先

珠曰又云小○鄭少先見切後也

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參戎幕

珠曰爲作簽度參謀也

歸來散馬蹄

珠曰曹子建詩俯身散馬蹄

稻梁湏就列

珠曰爲貧

爲劍南節度參謀也而仕榛草即相迷

趙曰言既離草堂而入使院則路逕生草反相迷矣

蓄積思江漢

杜十

五

珠曰蓄積猶鬱結也思江漢以瀉其鬱結爾

頑踈惑町畦

上他典下胡圭功○珠曰嵇康云匪降自天實由頑

棘町畦隴畝也○蒼舒曰右按南華七眞經人間世篇曰彼且爲無鄉客鳥栖思故林○蘇曰鹿岑曰山野性豈能拘祿仕但夕即還故林單栖一枝私心足矣後異弃官入梁山人高其節○趙曰知已謂嚴公言旣稍酬報知已之分乃因遂歸故林爾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

趙曰家語載孔子陳蔡厄曰吾道其非耶

相隨獨爾來孰知

江路近頻爲草堂廻鵝鶴宜長數柴荆莫浪開東林

竹影薄臘月更湏栽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

蘇曰孫權風塵蒲天相力伐不止四海困窮黎民流亡上愧乎

天中愧乎人下愧乎地○趙曰永泰元年僕因懷恩誘吐蕃等寇奉天京師大震帝自將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故曰西征

猶

聞蜀父老

朱曰猶一作獨司馬

不云之舜謳歌

鄭曰忘無故

猶

子曰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趙曰憂吐蕃能犯蜀之險矣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師曰子美以崔肝亂成都故避亂之東川然肝雖叛氏心未忘唐室雖據劍閣之險終難自立

柴門豈重過

鄭曰重備用切再意水徒相通而不能即返焉○鄭曰近文透切佳也

萬里橋南宅百花潭北莊

朱曰浣花草堂在萬里橋之南地有百花潭○趙曰舊本作橋

老樹飽經霜

趙曰四時纂要冬爪鮑霜

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

朱曰雪嶺錦城並月嚴中丞詩注

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朱曰張孟陽句劍閣銘曰形

勝之地匪親勿居○蘇曰姜維曰劍門乃形勝之地扼三巴要路不可不惜○趙曰以西山尚有屯戍恐蜀受其禍故嘆惜形勝之地而憂之也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內

朱曰蜀都賦經三峽之峰巒注三峽巴東承安縣

井邑聚雲根

趙曰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八極蓋取五岳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

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

蘇曰楚人侵鄭

空看過客

淚莫覓主人恩

蘇曰子美自稱主人指張使君上篇有宴忠州張君宅

淹泊仍愁虎

深居賴獨園

朱曰金剛經給孤獨園

移居夔州郭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

趙曰言春知人之離居故催柳

之生以供行人之爲別也相別多用柳者蓋古有折楊柳曲多言離別也

江與

朱曰已

放船清

朱曰以放

之清
爽也

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

土微平

朱曰公峽背因開鑿而成
故少平土惟夔州相平尔

入宅三首

奔峭背赤甲

朱曰謝靈運詩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趙曰赤甲本神宇按水經住南連基曰帝山其高大其

石背赤土人云如人祖臂故謂之赤岫山○鄭曰寰宇記赤甲城公孫述所築樹木上石悉赤如人祖臂故云赤甲

斷

崖當白鹽

朱曰赤甲白蘆瞿唐峽口二山○趙曰白蘆高可千餘丈人見其高白故因名之

遷次

朱曰次舍也遷次由移居也○趙曰如樂昌公主詩今日何遷次也

春色漸多添花亞欲

移竹

趙曰言花枝偃弱於欲將移去之竹矣

客居媿

朱曰次舍也遷次由移居也○趙曰如樂昌公主詩今日何遷次也

鳥窺新卷簾襄年不敢恨勝

槩欲相兼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

水生魚復浦

朱曰魚復白帝舊名○鄭曰十年魚人逐楚師是也夔

道志夔州古魚國漢魚復縣地○師曰魚復縣即不州峽人以香水張謂之水生

雲暖麝香山

定功山出麝香故以名之也

半頂梳頭白

趙曰白髮之所存者僅半頂耳

過眉柱杖班相看多使者

七

一問函關

朱曰時寇亂未平關中之信未通爾

宋玉歸州宅

朱曰歸州有宋玉宅今云矣

雲通白帝城

朱曰白帝城樓詩注

人淹老病

朱曰五人乃自言也漢宣帝

旅食豈才名

趙曰旅食如人氣之不平也

只應與兒子飄轉任浮生

卜居

歸羨遼東鶴

朱曰遼東華表柱有鶴集其上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

學仙冢

吟同楚執珪

朱曰淮南子宣王以執珪封子發子發爲人楚執圭王仲宣賦莊舄何而越吟○趙曰此兩句數其不得歸鄉也安記曰莊舄故越之細鄙人也爲楚執珪炳而尚猶越聲本無

吟字而王粲登樓賦

未成遊碧海

珠曰十洲記曰扶桑在碧云莊馬顯而越吟也

帝之宮太白東王君所治○趙曰十洲記云東有

碧石海廣狹皓日與東海等水不鹹苦正作碧色也

著處覓丹梯

珠曰謝靈運詩擣步陵丹梯

耕破瀼西

珠曰南瀼水管卑縣也○趙曰八公自赤甲而遷此江

北乃瀼西之地瀼者水名音讓○鄭曰瀼浪切水

名今桃紅客若至定似昔

珠曰見欲問作晉

人迷

珠曰見欲問桃花宿注

作瀼桃紅客若至定似昔

珠曰見欲問作晉

人迷

珠曰見欲問桃花宿注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亥背可以獻天

子

趙曰列子宋國有田夫晝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有綿纊狐貉韻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

美芹由來知野人

珠曰秋山東書野人有使亥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

荊州鄭諱寄書近蜀客鄰岑非我鄰

珠曰鄭諱鄰岑皆詩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

珠曰鄭諱鄰岑皆詩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

荊州鄭諱寄書近蜀客鄰岑非我鄰

珠曰鄭諱鄰岑皆詩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

詩云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則知子美以病斷酒今郎中評事深酌勸子美道子美真性嗜此如何不飲甫亦難逆其意而云病

從深酌道吾真

大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

修可曰樂史寰宇記渝州有三峽之名曰西峽巴峽巫峽明月

西即西峽矣

百舌欲無語

趙曰反舌無聲在芒種後十日今謂之欲無語則暮春之時也○師

曰百舌江東人謂之信鳥逢春則效百鳥語

故名百舌或曰反舌反舌無聲蓋暮春也

繁花能幾時谷

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

珠曰定言也古詩云旅食如

百舌反舌也禽名

比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

珠曰李衡種甘橘千樹號千頭木奴前漢貨殖傳蜀漢江陵千

樹橘比其人皆與千戶侯筆

養拙于戈際全生麋鹿群

蘇曰陳遂曰幸得全生於麋鹿

畏人江北草旅食瀼西雲

蘇曰言其客路萍跡無老矣

畏人江北草旅食瀼西雲

閑雲王仲宣漂泊南北如水土沛旅食不定若出谷雲○趙曰畏

人在於江北之草間旅食在於漢西之雲裏此公之自歎也○師

曰畏人江北草言草動

萬里巴渝曲

洙曰前漢禮樂志巴渝鼓荆驚恐盜伏其中也

蜀都之也三年寶飽聞

蘇曰司馬遷三年飽聞仁政趙曰自今渝州本永泰元年至大歷二年爲三年矣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出雙蓬鬢

趙曰言身

蓬矣乾坤一草亭

趙曰言天地之間有此壤西一草亭也

哀歌時自短

曰師

勸立蘇曰晁詠因思詩荷鋤立兩中云虛費短長吟故此云哀歌時自知衣濕不自覺人皆愛其苦學

江猿吟翠屏

洙曰見眷言終荷鋤已老而雙井却寥寥翠屏注○黃陶淵明帶月荷鋤歸

壯年學書効

洙曰項籍少年學書不成去學効

他日委泥沙

洙曰言不見用於世○趙曰公

自歎於事主非無綠浮生即有涯高齋依藥餌絕域

蘇曰卒毗值此喪亂兵戈未定丹心復將破矣爲之柰何

王臣未

改春華喪亂丹心破

蘇曰卒毗值此喪亂兵戈未定丹心復將破矣爲之柰何

王臣未

一家趙曰詩所謂率士之濱莫非王臣也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

洙曰見老懦不用尚書郎詩庄郎故

不息豺虎鬪

洙曰見豺虎正縱橫住○趙曰豺狼以言盜賊王粲詩盜賊如豺狼

空慙

鴛鴦行洙曰公曾任拾遺籍占朝列

時危人事急風逆羽毛傷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牀

自瀼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鄭曰冉徒渾切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煙霜淒野日稅稻熟天風人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

洙曰劉安招隱桂樹叢兮山之幽

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兼茅屋淹留爲稻畦

市喧宜近利

朱曰西居近市易
罪近利市三倍

林僻此無蹊

朱曰昔子建
欲還絕無蹊

若訪襄翁語須令贊客迷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

枕帶

朱曰一作席

還相似柴荆即有焉研畬應費日

按荆楚多
夢行日古

畬田先經火燎燼候經雨下種歷三歲土脉竭不可復樹藝云但生草木復涼旁山唐劉禹錫滴連州畬田行云何處好畬田圍繩山腹鑽龜得雨封上山燒卧木又云下種暖灰中乘陽坼牙孽蒼蒼一雨後苔穎如雲發白居易子規歌云畬田有栗向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棲燎榛種田也爾於一歲曰苗二歲曰前三歲曰畬易曰不畬畬皆言餘畬田凡三歲不可復種蓋取畬之義也燎音鯿燹火燎草也燭音盧火燎山界也

解纜不知年

朱曰見畬田
費火耕注

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久遊巴子宅

鄭曰寰宇記夔子國後爲楚所

誠至秦分爲巴郡事乎

卧病楚人山幽獨移佳境清深闊遠關寒空

見鶯鶯廻首想朝班

朱曰謝靈運安排空言幽獨賴鳴琴思玄賦幽獨守此側陋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茅屋二首

峽裏歸田客

朱曰恨賦欲通抵見罷歸田里○趙曰以張平子自比也張公作歸田賦畧曰起塵矣以遐逝與世長辭

江邊借馬騎

朱曰有馬者借人乘之

非尋戴安道

朱曰見山陰詩注

向習家池

朱曰見碗駒詩習他注

山險風煙合

朱曰江淹賦風煙有鳥道

天寒橘似

袖垂

朱曰蜀都賦有橘袖之園

築場看饑積

朱曰豳詩十月築場圃

一學楚人

短景難高卧

朱曰秋興賦何微陽之短晷謝云睡高卧猶在茲

衰年強此身山家

蒸粟暖野飯射麋新

朱曰三色如蒸粟○趙曰左傳射麋鹿龜龜者麋背之高處也

田

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

蘇曰陸抗家貧畏客過門○趙曰惟其從爲面交而不心所以畏客來之多徒爲紛紛也

牧童斯在眼中田父實爲鄰

蘇曰黃起云編帙作友田父爲鄰全勝薄官汨沒於市墨壘士間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

趙曰言自白
以見公
之不殘
也。歸田也。

猶殘穫稻功築場憐尤蟻

趙曰
以見公之不吝拾穗詩

拾穗許村童

趙曰以見公之不吝拾穗詩
云遺秉帶德伊寡婦之利也。

落杵光

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食可扶老

趙曰古詩上言加食飯
扶老扶吾身之老也。

倉

庾慰飄蓬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妻舊莊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爲歷雲山問無辭荆棘深

北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

朱曰文君作白頭吟○善美符曰右
安楚詞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

南浦波滔滔芳來
迎魚鱗鱗兮暎子

十載江湖客茫茫遲暮心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

朱曰前詩注所謂瀼東瀼西者

堂本買籍踈豁借汝遷居停宴遊

趙曰借吳司法自與中
遷來以居而我甘心停

宣也姻姬過逢地

夢符曰右庚爾雅婦婦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為姻
兩婿相謂為亞注詩云墮墮姻姬今江東人呼

高葉曉

朱曰一作曙

風江颶颶亂帆秋却爲

同門爲僚婿

我過逢之地耳仍駐我

坐於曾軒以散其愁也

許坐曾軒數散愁

趙曰古堂本公之所有既借吳郎住却是姻姬家之屋舍乃爲

王錄事許修草堂賈不到聊小詰

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賈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

○隣里

律詩四首

過南隣朱山人水亭

趙曰此篇公歸草堂所作也。所謂南隣豈前者錦里先生乎

相近竹參差相遇人不知幽花散滿樹小水細通池

歸客村非遠

趙曰公
自言也

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

追隨

趙曰曹子建公讌詩飛蓋相追隨

北鄰

明府豈辭滿

朱曰後漢張湛傳明府注郡所居曰府明府者專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門卒謂之

明府亦

其義也

藏身方告勞

朱曰詩不取告勞

青錢買野竹白墳岸江

阜

朱曰劉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

能詩何水曹

朱曰梁書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沈約愛其文嘗謂遜

時來訪老疾步屢到蓬蒿

朱曰三輔史錄江曰張仲蔚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孫曰

錄悉協切復薦也

南鄰

修可曰左太冲詩云南隣擊鍾磬有此南隣字故公取以爲題

錦里先生烏角巾

朱曰巾之有角者郭林宗遇雨而角折人皆折雨以劙之夢符曰右按晉史羊祜

與從弟滂書口既定邊當角巾束第爲容棺之墟

當

園收芋栗

朱曰一作栗

不全貧

朱曰史記卓氏

曰吾聞汝山之下沃野下有磧鳩注大芋也成都風俗曰大飢不飢蜀有蹲鳩言有所濟尔蘇曰舊本作粟甫以其園只收芋栗故謂之貧然猶有芋栗可收所以不全貧矣

慣看賓客

朱曰又作朋友一本作門戶

兒童喜

趙曰慣看賓客則常喜即與魏野詩云兒童不慣見車馬走入蘆花深處藏異矣

得食倍除

鳥雀馴

朱曰言忘機也類仰鷗翁趙曰置食階除間而鳥雀得之以馴優蘇曰黃櫞養鳥雀數百就掌中取食俱無疑忌自號

兩三人

趙曰生多疑此謂之航豈止恰受兩三人乎余觀詩云誰謂河廣一葦航之如今之一葉舟也抗即航也則野航不必名其大矣

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

朱曰一作對

柴門

朱曰一作離門

月

色新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

夢符曰右按前漢王吉傳東家棗樹垂吉庭其妻取棗啖吉知乃夫婦鄰人欲伐

舊三乃還歸里語曰東家費完去婦復還。趙曰蓋公舊嘗見有撲案者矣今告吳郎以任從之者暗用漢王吉事耳。

無

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

蘇白東晉赴孝廉率謂友人曰不爲養親困窮所寧有此

祇緣恐懼轉須親

趙曰言採斯婦之情乃困窮所態耶政又告吳郎當念其恐懼宜速

客雖多事使

朱曰一作便。捕疏離却甚真趙曰言雖住隣婦取來常謹防離以防他寢亦不害爲眞目

即防

朱曰一遠朱曰言雖住隣婦取來常謹防離以防他寢亦不害爲眞目

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題人居室

古詩五首

律詩五首

白水縣樵少府高齋三十韻

朱曰天寶十五載五月作白水屬焉

朔郡同州秦文公分清水爲白水即漢彭衙。鮑曰肅宗元年乃明皇天寶十五年也歲次丙申五月公

杜甫

主

朱四十有五在奉先以舅崔公爲白水縣尉故適白水有是詩。鄭曰十道志同州白水漢栗邑南界臨

白水魏文改爲此縣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

朱曰古詩客從遠方來。蘇曰姚萇四溟浩蕩因鱗無所適耳

趙曰浩蕩悠遠不定止之兒如浩蕩乘滄冥之義

旅食

朱曰唐書朱克融輩皆旅食長安

當朱炎赫高齋坐林杪

鄭曰云招信宿

朱曰再宿

遊衍閨

鄭曰衍于線切閨賦馮夷爾張以傲睨。趙曰昔子建贈白馬賦云清晨發皇邑崇岡。趙

朱曰出康賦託峻嶽之崇岡。趙

曰信左傳

朱曰昵五計切。朱曰海

朱曰狀如馬形云清晨發皇邑崇岡。趙曰二日言野雖曠遠而懷之若咫尺也

朱曰始知賢主人贈此

朱曰回回增水峩峨飛

遣愁寂危培根青冥增冰生浙瀝

朱曰召鬼增水峩峨飛雪千里謝惠車零賦霰

浙瀝而生集雪紛深而遂多。趙曰青冥昔青雲杳冥之際楚詞據青冥而據虹

朱曰陶潛歸去來雲無心而

泉聲聞復息動靜防

欲落石出岷江懶燕雲無情而自吟

朱曰陶潛歸去來雲無心而

所激

蘇曰鄭以曰君不見幽谷之鍾而不自鳴人擊即聲人之動靜亦隨所擊然後應之也

鳥呼藏其

身有似懼彈射

熊曰食亦切。朱曰隋長孫晟善彈射

史隱

朱曰王喬梅福皆史隱也

適

見舅氏

朱曰左傳僖二十四年晉文公謂子犯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內。薛曰右接子美近

知白水者也。名非晉文公所謂白水明矣

藜長松陰

朱曰天台賦套落落之長松。修可曰莊子載元憲侯蒸雁明。馬曰劉向擊馬長松下

作尉

窮谷僻爲我炊雕胡逍遙展良觀

朱曰西京

雜記太液池邊皆雕胡紫籜綠節之類菰之有宋者長安人謂之

雕胡謝靈運首訪行人引領良覩。趙曰雕胡菰米也。爲飯

極謂長安人謂爲雕胡出宋玉賦曰

主人之女爲臣故雕胡之飯勸臣食也。

坐父風頰怒晚來山

更碧相對十丈蛟歛翻盤渴析

朱曰海賦盤渴谷轉。鄭曰渴烏禾切水物也。

作尉

日白相對十丈蛟以下寓意於

祿山之叛十丈蛟喻祿山也

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脉

烟氛藹茜

朱曰一作茜

翠翫飄飄森慘戚崑崙崆峒顛

迴首如不隔前軒頽

朱曰一作惟

反照巉絕華岳赤

鄭曰華胡化切。朱曰

光難鋒鏑

鄭曰丁歷切

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

朱曰一作煙

積

趙

天寶十四載祿山反。帝召哥舒翰守潼

東謂之反景劍閣銘云太行孟門

關明耳。尚書左僕射故云相公軍也

朱曰

強敵

鄭曰竭居謁反

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

朱曰前漢匈奴傳制百蠻歌正殿烈曹植

賦君朝日之照屋梁。趙曰黃庭內景經淡然無味此言至尊耳。食雖御酒而無味然有相

八之軍胡渴亦不足敵也。晏曰屋梁出宋玉神女賦曰日朝出照屋梁。舊注引爲曹植賦誤矣。

人生半哀樂

朱曰

天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

朱曰一作敵

猛將紛

填委廟謀

朱曰後漢光武贊明廟謀

畜長策

朱曰前漢匈奴傳制百蠻之長策李陵書盈兵如雲

劉公幹職事用填
委文墨紛消散

東郊何時開

朱曰書周公既設命君東分
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曰命女

戶茲東郊又命畢公保釐東
郊又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帶甲

朱曰史帶
甲百萬

且未釋欲告

清宴疲難拒幽明迫

朱曰易繫知二嘆酒食傍荷由似

平昔

朱曰古樂府一彈再三歎。孝洋曰左傳魏獻子將受梗
忘憂三嘆荷也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
嘆巾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軍頑以
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饗而已。荀子辭梗陽人。趙曰偕用
闔沒女寬當饋而三嘆今公所嘆嘆其不若往日太平之時也。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簡曰按地理志鳳州兩當縣州西八十五里漢

寒城朝煙淡

朱曰謝玄暉寒城疑眺平楚正蒼然

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

朱曰謝靈運雨蕭條江上來。趙曰

山谷落葉赤

朱曰謝靈運曉霜楓葉丹

陌

朱曰五殿詩窈靄瀟湘空寂吸鵠雞悲謝靈運弭棹薄枉者指

宿辰陽七發鵠鵠晨號平其上鵠雞哀鳴翔乎其下。沈曰相如

上林賦云蘭溪鵠維張楫曰鵠雞似鵠黃白色張無忌武陵

圖經糾繆云余閱四方圖經何其舛訛之多也以武陵善德出一

事觀之其餘可知矣武陵之東口二山

一曰枉山二曰踊出山

宋起居王云嘉元嘉七年五月大水武陵枉山陷爲枉渚

王曰相如

皇中刺史樊子重以枉山嘗爲善卷所居名其地爲善德山以

名而遺其實也唐貞元中惲印禪師居踊出山鑿井唱詔李木爲

庵開山建寺裴公美以踊出非佳名爲易山之名爲古德山禪院

在枉山上王曰枉流在郭東周朴詩曰先生遺跡武陵西且善卷

之有壇壝非先舜時所有地枉山陷而壇在山上枉渚在東而謂

之在西斯則訛之又訛矣太平御覽載江南諸水云湘州記云枉

山在郡東十七里有枉焉山西溪口有小巒謂之枉渚山有楚辭

焉。革曰謹按兩當縣隸鳳州乃古雍州之地子美是詩枉渚乃

諸之斜曲而不直者皆謂之枉諸非武陵相潭之枉渚也。敏功

曰枉雲答張生然詩曰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塽王云枉渚曲諸

楚地亦以斜曲爲義。田曰鵠雞嘲哳

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

朱曰武帝末張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盜長沙長沙湖旁地名趙曰川外御史事指言吳侍御坐長沙即潭州賈詡所謂之地哀哀失木枕

哀哀失木枕

朱曰西都賦係枕失木淮

矯矯避弓韻

朱曰見鴈橋街蘆內猿啼失木間趙曰淮南

亦知故鄉樂

朱曰飛鳥過故鄉猶躅

朱曰見鴈橋街蘆內猿啼失木間

趙曰金闈金馬

朱曰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朱曰李牧爲鴈門也又曰勁弩長戟疏及遠

朱曰見鴈橋街蘆內猿啼失木間

朱曰左拾遺與吳共通籍也

朱曰書秦誓東郊不

朱曰金闈金馬

朱曰李牧爲鴈門也又曰勁弩長戟疏及遠

朱曰書秦誓東郊不

朱曰李牧爲鴈

朱曰見鴈橋街蘆內猿啼失木間

朱曰李牧爲鴈門也又曰勁弩長戟疏及遠

朱曰書秦誓東郊不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

朱曰避亂奔散也如波之奔然歎

彼幽栖載典籍蕭然慕露向山阿

朱曰異露言无所休以爲異也也漢書衣冠暴露

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飄零予到

此古人成敗子如何荆楊春冬異風土

朱曰風土記荆楊之間春寒而

舌鳴

朱曰楓木丹經霜則葉赤百舌鳥也

黃涅

朱曰作花

野岸天雞舞

朱曰天雞

赤葉楓林百

鳥名謝靈運海鷗賦春岸天雞弄和風

雅釋虫蝨天雞注小虫黑身赤頭一名前雞又曰擗雞

爲雲暮爲雨

朱曰右按爾

盜賊

縱橫甚密彌形神寂寢甘辛苦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冬使蒼生有環堵

朱曰使民各安其居也

別李祕書始興寺所居

不見祕書心若失及見祕書真心疾

朱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安

爲動主理信然我獨覺予袖充寶重聞西方止觀經

朱曰佛西方之教其法有大觀大覽也

老身古寺風冷冷妻兒待米

朱曰又云

我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

蘇曰廬確聞匡山雨確空谷日杖藜再造門下細聽淵

妙之

赤谷西崦人家

鄭曰崦衣檢切。師曰按地理志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曹操

與劉備戰于此谷水爲之丹因號曰赤谷甫乾元

元年貶華州司功屬關輔畿亂乾元二年除弃官之

秦州宿于赤谷西

躋險不自安

朱曰謝靈運詩陦險築幽居安一作喧

出郊已清目溪廻日

氣暖逕轉山田孰鳥雀依茅茨

師曰言其靜也

藩籬帶松菊

朱曰陶淵明三逕就荒松菊猶存宋王曰藩籬之鶴料天地之高○師曰言其幽也

如行武陵暮欲問

桃源宿

朱曰一本作桃花陶潛桃源記曰晉太康中武陵人拂魚從溪而行忽逢桃花林夾兩岸數百步無雜木芳華

鮮美落英纘紛漁人興之前行窮林盡見山有小口髣髴有光便捨舟步入初極狹行四五十步忽然開朗邑屋連接雞犬相聞男女被髮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要還爲設酒食云先此避秦難率妻子來此遂與外隔絕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既出白太守太守遣人隨而尋之迷不復得路也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叔父朱門貴

朱門何足榮

郎君玉樹高

朱曰見王樹

山

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

江漢終吾是雲林得爾曹哀

絃繞白雪

夢符曰右按宋王對楚襄王問曰客有歌郢中者其

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又文選鮑昭蜀琴抽白雪郢曲繞陽春尹曰哀絃琴也記曰絲聲哀哀以立廉窮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又枚乘七發曰龍門之相高百尺而無枝使班爾所斬以爲琴弔繭之絲以爲絃孔子之鈎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弦使師堂操張伯牙爲之歌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而聽之乎亡弔音的隱弔琴上節取孔子寡婦之嘆而用之欲其聲多悲哀九寡方度寡也琴錄曰琴曲有幽蘭白雪風入松烏夜啼俗人非知音者故未可與之操

未與俗人

操

朱曰琴有白雪操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薄雲靜旗、蓮虎尤喧已去人群筆架密密雨書蠶映隙曛

鄭曰蠶子廉切

蕭蕭千里馬

朱曰詩蕭

蕭馬鳴漢文
却千里馬

箇箇五花文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

朱曰移文云焚芳製衣而裂荷衣也○蘇曰張襄梁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彈劾

襄曰碧山不負吾乃焚草長嘯升天

白馬却走身巖居

日曰光武臨朝或有濟容張湛輒陳諫其失湛常秉白馬帝每見

日白馬生且復諫矣

古人已用三冬足

朱曰東方朔三冬文史足用

年少今開萬卷餘

朱曰今一作曾見讀書破萬卷

晴雲滿戶園傾蓋

朱曰

鄒陽傾蓋如故冠蓋若浮雲溢修雷黃黎侵暗除雲

秋水浮階溜冰渠

朱曰張景陽階下伏泉通暨上水衣生陸士衡豐注

陰結不解通衢化爲渠

富貴必從勤苦得

蘇曰徐陵見姪讀書陵指其

書語人曰人之富貴必從此勤苦而得

男兒須讀五車書

朱曰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題郪縣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鄭曰郪七輶初縣名在梓州

江頭且繫船

鄭曰係吾詣切

爲爾獨相憐雲散灌壠雨

鄭曰博物

瀟灑公為瀟灑令

春青彭澤田頻驚適小國

擬問高天別後

巴東路逢人問幾賢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鍾磬

響

師曰言无鄰架也

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剥白鷗谷口栗飯煮

青泥坊底芹

朱曰白鷗谷青泥坊皆地名石曰坊音防即堤邊也

何爲西莊王給

事柴門空閑鎖松筠

鮑曰王維時被張通儒棄在東山此詩有所歎息故云趙曰唐史鄭虔傳安

祿山反遣張通儒却置百官於東都

李監宅

尚覺王孫貴

朱曰王孫王者之後亦相尊敬之稱韓信傳哀王孫

豪家意頗濃

朱曰豪貴

芙蓉

朱曰刺繡紋爲芙蓉也蘇曰漢明帝西或獻翠毛撫金

也

屏開金孔雀

朱曰隋長孫晟貴盛嘗畫

一孔雀於屏間以擇婿

襦隱繡芙蓉

朱曰河敬

食雙魚美

朱曰姜詩孝感也爲之出泉日生雙鯉詩得之以供母

誰看異味重

朱曰河敬

喜色女婿近乘龍

朱曰後漢明帝紀勞賜元氏門闈走卒祖食必四方珍異師曰孟子曰魚我所欲史記云潭明缺歸夫食無魚上客所食之物况兼異味之重累乎

門闈多

娶太尉桓焉女詩人謂桓叔元兩女婿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

李監宅

新添

落葉春風起高城煙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迴
一見能傾產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漢庭來

○田園

古詩二首

律詩五首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諸耗朱曰一作刈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鄭曰烏葛切小女本作咲文十簪髻子阿段往問

年王在諸宮注小洲曰諸

東諸雨今足佇聞粳稻香

朱曰謝靈運詩溉池漑粳稻說文粳稻屬也稻稌也上

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

朱曰前漢朱虛侯章請爲呂太后言耕田載謝靈運湖中作芟荷迭映蔚蒲稗依而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曰深耕種丘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師古曰以斥諸呂也

人情見非類

朱曰前漢朱虛侯章請爲呂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微凋也旣種者言多生子孫也。修可

田家戒其荒

朱曰前漢武帝紀野除草也莊子天

荒治苛也注曰

功夫競耜除草置犧傍

朱曰食貨志芸除草也莊子天

地篇耜耜然用力甚多穠苦骨切

穀者命之

本客居安可忘

朱曰命之云今土范子

吳牛力容易並驅動莫當

鄭曰驅區遇引。朱曰驅去聲動莫當一云紛遊場世說滿奮

云吳牛見月而喘齊還詩並驅從兩牡兮潘安仁籍田賦浮遊場染覆世說今之水牛生江淮故謂之吳牛畏熱見月疑日所以喘也。趙曰容易言其水牛力之最多不以爲難也並驅則雙駕之也場者疆場之場

豐苗亦已穢

見上注鄭日凡利切潤也

雲水照方塘

朱曰劉公幹雜詩方塘含白水

有生固蔓延靜一

資喂防督領不無人提携頗在綱

朱曰推一作挈書盤庚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

荆楊風土暖

朱曰周官曰揚州荊州宜稻江海南中氣候暖朱華陵白雪

肅肅候微

霜尚恐主守踈用心未甚臧

朱曰臧善也。趙曰守指行官張望也

清朝遣婢僕竒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

朱曰書平秩丙戌

不獨陵我

倉

朱曰詩我倉既盈又曾孫之庚如底如京潘安仁舊田賦有二我倉如陵我庚如底也

豈要仁里譽

朱曰里仁爲美。蘇曰袒肩守志自養文名四馳永嘉太守感
屢杜鵑月之曰君子道高德尊所致如此非仁里所要與言

此亂世忙

朱曰非欲贈施以要仁里之譽
蓋亂世不可不蓄積以爲給也

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

朱曰比風冬風也言歲向冬矣詩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故近中堂

鬱紺遲暮傷

朱曰禮月令霜降百工休謝宣詩復遲傷在

陸士衡歲華荏苒而莫百工俱休

師曰詳味此詩託意於除惡以佑善人其終篇在於聚而能散以閔亂世之困乏使甫爲政其

意必有見于世者惜夫莫之用也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屯大江北

朱曰一枕大江。鄭曰屯徒渾切聚也

百頃平若按

饒曰六尺爲步百爲畝

畝百爲頃

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加

溉灌更僕往方塘更代使之也劉公幹方塘含白水

渠當斷岸

朱曰西都賦決渠降雨荷掩成雲趙曰鮑明遠蕪城賦碎若斷岸

公私各地著

鄭曰著涉畧刀。朱曰食貨志理民之遺地著爲本師古云謂安土也

浸潤無天旱主守問家

朱曰生銀漢庶子及家臣

臣

朱曰生銀漢庶子及家臣

分明見溪畔竿竿烟翠羽剗剗生銀漢

鄭曰剗以冉切。蘇曰桑穀剗剗芳雲生銀漢

賦云或拾翠羽廣雅云天何謂之天漢亦曰銀漢也

朱曰剗剗竹末削殺貌生銀漢謂水注如傾河漢

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秋菰成

朱曰剗剗孤孤音孤。朱曰菰米雕胡也

朱曰一傳白

黑米

趙曰鏡裏雪漫漫皆收畦水之明潔也

朱曰一傳白

粲

夢得曰左按鄭氏釋詩俾疏斯稗云米之率米干稗九穧八傳

手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白歲父中心生白臺謂之茭染食不鑿音作鑿謂治米使白。晁曰傳合也以孤米合白粲炊

飯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

朱曰蘇秦所謂米貴如玉也上言米粒之珍貴下云紅鮮

方是言飯紅潤之色

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

朱曰楊惲田家作苦

○趙曰魏文帝云旅食南館

遺穠及衆多我倉戒滋漫

趙曰詩云遺秉

利。師曰利於人而害於己之意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

御祫侵寒氣

洙曰秋興賦籍莞蒻御祫衣○鄭曰祫古治切祫衣

嘗新破旅顏紅

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懼

夢符曰右按文選尺牘重尋桂紅粒貴瑤璫李善云戰國策白蘇秦之楚三月乃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王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臣食玉

炊桂囚鬼見帝其可得乎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

種幸房州熟苗同伊闕春

鄭曰縣名在洛陽

無勞映渠益自有

色如銀

黃曰魏文車渠挽賦車渠玉属也多纖理縛文生于西國其俗寶之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椀之獨虛苟華文之光麗發浮彩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并又梁陸倕蠡杯銘曰用萬羽杯珍逾渠椀實同

蠡側形均樸浦廣

雅云車渠石次玉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

洙曰南都賦緣以劒閣阻以石門○趙曰此乃夔州詩而言石

門乃下篇雙崖壯此門也舊引蜀都賦阻以石門

舊注云石門在漢中之

西豈于夔州事哉非是

寒風踐草木

洙曰又云落木旭日散雞豚

洙曰孟子羅豚狗彘

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

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佐還山後寄

二首同作三首一首見宗族門

白露黃粱熟分張素有期已應養得細頗覺寄來遲
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

趙曰潘安仁賦有綠葵含露

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

幾道泉澆圃

鄭曰澆堅堯切

交橫落幔坡歲艱秋葉小

洙曰小一作葉色

隱映野雲多隔沼連香艾通林帶女蘿甚聞

本作少一

霜葉白

鄭曰莊周介切
草菜葉似非

重裏意如何

楷曰此三句篇叙其煙
還山後之事分引泉

歲以薄落故交嶺而落也慢坡言坡翠如慢
歲葉盛貌秋葉言黃落之葉女蘿乃松蘿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七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十